

“手气”与“脚气”同构异义成因浅析

李一凡

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 淮北

收稿日期：2026年8月20日；录用日期：2026年9月30日；发布日期：2026年10月9日

摘要

在现代汉语中，“手气”与“脚气”同属偏正结构复合词，共享语素“气”，但语义表达与使用场景却有很大差异。本文通过对“气”进行语义溯源，梳理其从本义到引申义、隐喻义的演变脉络；再结合认知语言学概念隐喻理论、语素组合与语境文化，分析“手气”与“脚气”二者的语义演变轨迹。我们认为隐喻机制为二者产生新义提供了条件，而疾病流行程度、肢体功能对应的文化观念是词义分化的深层驱动因素，使用频率差异是词义竞争结果的外在确证，最终促成“脚气”保留旧义用法，“手气”的新义被普遍接受，形成同构异义现象。

关键词

手气，语义分化，隐喻，词义转移，语言经济性

On the Causes of Structural Identity and Semantic Difference between “Shouqi” and “Jiaoqi”

Yifan L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Anhui

Received: August 20,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30, 2026; published: October 9, 2026

Abstract

In modern Chinese, “shouqi” (luck in games of chance) and “jiaoqi” (athlete’s foot) are both compound words of attributive-head structure, sharing the morpheme “qi”, yet they differ greatly in semantic meaning and usage contexts. This paper conducts a semantic etymological exploration of “qi” and sorts out its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from the original meaning to extended and metaphorical senses. Combined with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morpheme combination rules and

文章引用：李一凡. “手气”与“脚气”同构异义成因浅析[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10): 66-73.

DOI: 10.12677/ml.2026.1410969

contextual cultural factors, it analyzes the semantic evolution paths of “shouqi” and “jiaoqi”. This study holds that the metaphor mechanism provides the cognitive prerequisite for the generation of their new meanings. The prevalence of diseases and cultural concepts of limb functions are the deep-seated driving forces of semantic differentiation, while the difference in usage frequency serves as external evidence of lexical competition. Consequently, “jiaoqi” retains its original sense, while the new meaning of “shouqi” gains general acceptance, ultimately resulting in the phenomenon of identical structure but divergent meanings.

Keywords

Shouqi, Semantic Differentiation, Metaphor, Lexical Meaning Transfer, Linguistic Econom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手气”和“脚气”均由身体部位语素(手/脚)与核心语素(气)构成偏正关系,在早期文献记载中,二者均为医学领域用词,含义近似,仅仅是对应四肢器官的不同。但在现代汉语中,二者语义与语用功能却截然不同:“手气”特指随机活动中临时的运气好坏,多用于棋牌、抽奖等场景,是抽象的文化概念,意义发生了演变;“脚气”指足部的病理状态,仍是具体的医学术语。我们将从语素语义演变、认知机制差异、文化语境塑造等方面探寻这一“同构异义”现象。

2. “气”的语义演变

现代汉语中“手气”和“脚气”语义的不同,与核心语素“气”的义项呈现有关,因此探寻“气”的语义来源及其引申发展情况,对探讨解析造成二者差异的原因十分重要。

在现代汉语中,“气”的义项极多。《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列了11项[1]:

1. 气体:没有一定的形状、体积,能自由流动的物体(如:毒气、煤气、氧气)。2. 特指空气(如:气压、打开窗子透透气)。3. 指气息(如:没气了、气促、屏气)。4. 自然界的现象:指寒、暖、阴、晴等气象状况(如:气候、天气、节气)。5. 气味:鼻子闻到的味道(如:香气、臭气、煤气味)。6. 人的精神状态:指气质、气概或情绪(如:志气、勇气、喜气、怒气);气势(如:气吞山河)。7. 人的作风习气(如:官气、娇气、孩子气)。8. 生气、发怒(如:气得直哆嗦);使人发怒或生气(如:别气我了)。9. 欺压;欺负(如:受气)。10. 中医指能使人体器官发挥机能的动力(如:元气、气虚)。11. 中医指某种症状(如:气虚、气血、湿气)。

“气”的意义从指具体的物理/自然现象延伸到抽象的生理/医学、感官/感知、精神/情绪等各方面,形成了丰富的语义网络。这为“气”在各种组合中凸显其不同义项提供了可能。从现代汉语的角度看,“手气”与“脚气”的语义差异,在于二者所依托的“气”的义项及隐喻机制不同——“手气”中的“气”演变成为抽象的隐喻义,而“脚气”中的“气”是具体的本义或引申义。二者的形成过程均与“气”的语义引申变化密切相关。

从语义来源看,“气”本义是云气,甲骨文写作,是象形字,像云气蒸腾上升的样子,可泛指气体。《说文解字·卷一·气部》解释:“气,云气也,象形。凡气之属皆从气”。这一本义是“气”所有语义延伸的基础,具有“无形、流动、弥漫”等可作用于人的核心物理特征。

北宋时期张君房辑《云笈七签》有提及：

“上讲时，先存三色；次存三一……同临目握固，存头气青；两手气赤；两足气白，三气绕身。其形如左。”（宋·张君房《云笈七签·卷四十三·存思部二》）

道家认为气是宇宙的本源，天地万物皆由气化生，将“气”视为贯穿人体、连接天地的灵能，从而实现“形正则炁顺，炁顺则神凝”的修行目标。这种“气”的含义，既保留了“气”字最基础的“无形、流动、弥漫”的核心物理特征，又附加了古人认为的生理之气：头气、手气、足气。其中“手气”“足气”（后为“脚气”所替代）是我们目前见到的最早的用例。这类组合均将“气”与人体部位绑定，视其为维持生命、提升灵性的核心载体，是“气”字在后续千年的语言演变历程中的语义基础。

综合起来看，古今汉语中，“气”的含义丰富，涵盖气体、气息、气味、精神状态、中医病理及运势等多层含义。结合本文研究重点，我们不妨将其名词义归纳为具体物质义、抽象状态义、特殊领域义三类：

首先是具体物质义，包括没有固定形状的气体（空气、煤气）、气息（喘气、上气不接下气）、气味（香气、臭气），这类义项保留了“气”的本义特征，具有具体性、可感知性：

(1) 根据测算，48家供热单位平均单位耗气量为14.79立方米每平方米……（气体）（新疆网·2015）

(2) 感应器都发出各种肢体声音，有喘气、呼吸、磕牙、打节、鼓掌、响舌、跺脚甚至心跳……（气息）（人民日报·2007）

(3) 外形、色泽、香气、口感、安全性，这些是茶叶消费者非常关注的指标。（气味）（人民日报·2019）

其次是抽象状态义，包括自然现象（天气、气候）、气势（气吞山河）、人的精神状态，作风习气（勇气、志气、风气）、情绪（生气、泄气，使生气，受欺负），这类义项是本义的引申，具有抽象性、概括性：

(4) 天气、地理、历史、民风、建筑、艺术，众美俱备，集合而使之成为今日之美。（自然现象）（民国·林语堂《京华烟云》）

(5) 更为重要的是，凯迪拉克品牌豪迈、进取、勇气、“敢为天下先”的形象也已深入人心。（人的精神状态）（人民日报·2006）

(6) 朱七七突然大喝一声，道：“气死我了。”（情绪）（民国·古龙《武林外史》）

(7)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牧野因不敌割据势力气势，宣告下野……（气势）（申报·1945）

最后是特殊领域义，包括中医指能使人体器官发挥机能的动力（气虚、元气）、中医指某种症状（如：气虚、气血、湿气），这类义项是在特定文化语境中形成的，具有文化独特性：

(8) 诚得其防矣凡似中风小儿慢脾风与夫阴阳虚竭发热吐血盗汗自汗气虚？（人体器官发挥机能的动力）（明·缪希雍《神农本草经疏》）

(9) 败，渠亲见之，甚可怪。如种师道方为枢密，朝廷倚重，遽死，亦是气数。（人体器官发挥机能的动力）（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10) 竟，有众者，法师以板击席，仍放板膝前，同临目握固，存头气青；两手气赤；两足气白，三气绕身。其形如左。（中医指某种症状）（宋·张君房《云笈七签·卷二》）

“手气”“脚气”中“气”的演变主要是基于其本义及特殊领域义展开的。

名词“气”的语义引申，主要通过本体隐喻实现，即把“气”的具体特征（无形、流动等）投射到抽象领域：

源域：中医/道家人体之“气”特征：1. 无形，肉眼不可直接观测；2. 流动变化，时盛时衰；3. 作用

于人体，带来好坏不同的结果。

目标域：运气对应投射：1. 运气无形，无法直接观测；2. 运气流动变化，时好时坏；3. 对人的行为结果施加或吉或凶的影响。

道家的“气”则依托“生命能量是气体”的隐喻，进一步丰富了“气”的特殊领域义，成为“气”语义网络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表达。可见，“气”的语义演变呈现出“从具体到抽象、从自然到人文”的规律，其核心特征“无形、流动”始终贯穿其中，为隐喻机制的形成提供了基础。

3. “手气”与“脚气”的来源义及其发展

“手气”与“脚气”的形成背景都与中医理论密切相关，是指对应部位的触觉或生理状态。先来看“脚气”用例：

(11) 营气不通，卫不独行，营卫俱微，三焦无所御，四属断绝，身体羸瘦，独足肿大，黄汗出，胫冷。假令发热，便为历节也。病历节不可屈伸，疼痛，乌头汤主之。乌头汤方：脚气疼痛，不可屈伸。(汉·张仲景《金匮要略》)[2]

(12) “脚气之病，先起岭南，稍来江东”。(宋·葛洪《肘后备急方·治风毒脚弱痹满上气方》)

从早期用例来看，“脚气”似乎不是作为病名，而是作为病因使用的。“脚气”不但会引起脚病，还可引起其他疾病。如：

(13) 崔氏八味丸：治脚气上入，少腹不仁。干地黄八两，山茱萸四两，薯蓣四两，泽泻、茯苓、牡丹皮各三两、桂枝一两、附子一两(炮)，上八味，末之，炼蜜和丸，梧子大。酒下十五丸，日再服。(汉·张仲景《金匮要略》)[2]

例(13)的“少腹不仁”不是脚部疾病，“脚气”只是病因；例(11) (12)中“脚气疼痛”“脚气之病”指的是也应该“脚气”出了问题而引起的疼痛或病变。后因为隐喻机制，由因指果，变成了指“足肿大……不可屈伸，疼痛”之病。如《备急千金要方》所载：“然此病发，初得先从脚起，因即腿肿，时人号为脚气，深师云脚，弱者即其义也”[3]、“故此病多不令人识也……惟卒起脚屈弱不能动，有此为异耳，黄帝云缓风湿痹是也”。关于“脚气”由病因转指病名的缘由，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阐释得比较具体：

(14) “脚气之病，由人体虚，温湿风毒之气先客于脚，从下而上，动于气，故名脚气也。”(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4]

宋代《太平圣惠方·脚气论》对脚气病病名进行了系统描述：“夫脚气者，晋宋以前名为缓风，《小品》谓之脚弱。古来无脚气之说，而《病源》有脚气之候者，皆因良医所立，以其病从脚起，故曰‘脚气’[5]。如此则缓风脚弱，得其总称矣”。南宋学者车若水因病脚气，作书自娱，索性将其命名为《脚气集》。

自此以后“脚气”作为独立的病名，不仅成为中医典籍中常见的病症术语，在文学作品中也广泛使用。如：

(15) 墨用绳道：“我妻子姓单排行第八，叫做单八姐。自从嫁了小的，脚气不好，犯了脚病，一双脚儿折了，如今弄得推推就倒，因此人人都叫他折脚婆娘。”(清·落魄道人《富翁醒世录》)

(16) 俺汉王本为足上箭疮未曾收口，要洗的干净，好贴膏药。又是从小里患些脚气征候，他接见人，十次倒有九次洗脚哩。(元·无名氏《气英布》)

现代汉语中“脚气”有两种含义：一是指“脚气病”，是一种因缺乏维生素 B₁ 引起的全身性疾病。

其性质是一种营养素缺乏病，不具传染性。典型症状表现为疲劳乏力、小腿沉重、肌肉疼痛萎缩、下肢水肿，严重时可能影响心脏功能。二是指一种由真菌感染引起的皮肤病，具有传染性，俗称“香港脚”。典型症状表现为足部皮肤出现水泡、脱皮、糜烂、瘙痒等。这是“脚气”在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用法，是足癣的通称。前者始终属于医学范畴，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后者具有较高的普及性。

“手气”在使用早期指代手部病理状态，元代戴元礼的《秘传证治要诀》有对该病的专门介绍。

(17) “手气，手肿痛，或在掌指连臂膊，并五痹汤、蠲痹汤。”(元·戴元礼《秘传证治要诀·卷三·诸气门》)

这是我们找到的现存最早以“手气”为独立病名、明确指“手肿痛”的医学文献。同时期危亦林的《世医得效方》有“手气肿痛”的治疗方法，但未将“手气”列为独立病名。元代明代以后的《证治准绳》《外科大成》等沿用“手气”，并补充病机(风热、湿痰、血虚)与方药。后世逐渐与“手风”混称，泛指手部风湿痹痛、肿痛、麻木：

(18) 手气肿痛：木鳖仁、地龙、乳香、没药、……(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三·百病主治上·痛风》)

(19) 狄希陈……得了个手风，抬举不动。(清·西周生《醒世姻缘传》)

由此可见，“手气”“脚气”均源于中医术语，本指手足病理症状。但至清代，产生了新的用法，如：

(20) 石氏道：“都是这妖物脚气不好，杀了夫主。如今还要她则什？快叫她转嫁人罢！”(清·五色石主人《八洞天》)

(21) 但是当时上虞的绅民，都怨王履谦的脚气不好。说是他一走到，长毛随后就到，大有怪他引狼入室之意。(清·徐哲身《大清三杰》)

(22) 薛姨妈笑道：“老太太也别高兴，仔细手气不顺，输了呢。”贾母笑道：“你放心，我这手气，比你们都强。”(清·曹雪芹《红楼梦》)

(23) “他这里上上下下，总算手气还好，进多出少”(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

例(20)(21)中的“脚气”指的是“脚上运气”，例(22)(23)中的“手气”指的是“手上运气”。表面上看，“脚/手气”一词从过去的“生理状态义”演变为“抽象运气义”，实际上与人们对“运气”的具象化表达密切相关。在传统的社会认知中，人们通常认为存在某种神秘因素，这种因素能主宰命运或行为结果发展，即运气。日常行为中的运气通常由发出行为的肢体体现，由于人们的日常行为通常是由手和脚来实施执行的，自然就产生了“手上运气”和“脚上运气”的观念。通过缩略构词法，便创造了“手/脚气”这样的词语形式，造成了与非“生理状态义”的“脚/手气”形式的偶合。不过“脚气”表示“脚上运气”用例极少，我们在大量的语料库中只找到上面的两例；“手气”的使用频率较高，“手气”表示“运气”的用法，最早出现于明清时期的白话小说中，这与当时市井文化的繁荣、博弈活动的普及密切相关。1912年后，“脚气”表示“运气”的用法消失了，“手气”一词则逐渐进入国民官话体系，词义进一步固化，专用于指代抽奖、麻将扑克、博彩等随机活动中的运气，成为日常口语中常用的表达，与“手运”“手风”等构成了同义词群，表达[±手头运气顺]义，如：

(24) 抢皮箱的，接帽子的，握手的，问这两天打牌的手气好不好的……，问题与动作一阵累雨似的往赵子曰身上乱溅。(民国·老舍《赵子曰》)

(25) 这些笔是他随身的资本，哪天手气不好，输个精光，就可以油出两支笔来作抵，押上一笔钱。(民国·老舍《鼓书艺人》)

(26) 没料到四圈之后，自己独赢一百余元，心中一动，想假如这手运继续不变，那獭绒大衣便有指望了。(民国·钱

钟书《围城》)

(27) 昨天孙先生跟他讲赌钱手运不好,他还笑呢。他说孙先生在法国这许多年,全不知道法国人的迷信……(同上)

(28) 原来那少年一上来,手风奇佳,竟将这般镖伙们的银子全赢了过去,大家自然全有气。(民国·古龙《湘妃剑》)

(29) “打火抽烟差不多,我说副官大人,你可甭打断我的手风,”做庄的伙夫头说:“你要想押一门,你就押……”(司马中原《狂风沙》)

可见,无论是“手气”或是其同义表达的“手运”或“手风”,其日常使用均已明确指向“临时的运气”,且用法已相对固定。但在后续词义演变过程中,“手运”在与“手气”的竞争中逐渐被取代,现在已几乎不再使用;“手风”得益于其义素组成,与“手气”一词存在一定差异,在仿古文学作品和新闻报道中仍有使用。

4. 表[±手头运气顺]义的“手气”产生的动因和机制

从某种意义上讲,和表示病名的“手气”相比,表[±手头运气顺]义的“手气”属于新造词,其表达的是由“手”和“运气”构成的复合概念。根据汉语的语法规则,其构造的底层格式应该是“手运气”,但该形式不太符合汉语构词的双音节化主流倾向,也不符合语言经济性的原则。

法国语言学家安德烈·马丁内(André Martinet)提出的“语言经济性原则”是一条对人类语言具有普适性的原则,该原则认为:人的交际和表达的需要与人在生理上(体力上)和精神上(智力上)的自然惰性之间的基本冲突[6]。交际和表达的需要始终在发展、变化,促使人们采用更多、更新、更复杂、更具有特定作用的语言单位(符素或音位),而人在各方面表现比来的惰性则要求在言语活动中尽可能减少力量的消耗,使用比较少的、省力的、比较熟悉的或者比较习惯了的、或者具有较大普遍性的语言单位[7]。这个原则也是表[±手头运气顺]义的“手气”产生的根本动因。

从语符形式看,“手气”是汉语原先就有的形式,是属于“比较熟悉的或者比较习惯了的”形式,同时,和“手运气”相比,它显然是“使用(符号)比较少的、省力的语言单位”。因此,从本质上讲,“手气”应该是“手运气”的缩略形式。

不过,根据汉语缩略语构造原则[8],“手运气”这个结构可以有两种缩略形式:“手运”和“手气”。但“手气”缘何胜过“手运”成为普遍接受的形式呢,这可能与“手气”是“具有较大普遍性的语言单位”有关。

事实上,在新义产生早期,曾出现“手气”和“手运”两种并用形式,如上文所例(26)(27),但根据我们的调查,二者使用频率存在不对称情况。CCL语料库进行检索显示:在现代汉语条目下,“手气”表运气义的情况共有2263个词条,“手运”表运气义的情况仅有23个词条;古代汉语条目下,“手气”表运气义共5个词条,无“手运”表运气义的用法。说明,“手运”在和“手气”的竞争中处于劣势。美国语言学家Joan L. Bybee(1994)在讨论影响语法化因素时曾提出“高频使用”原则[9],即认为高频率使用是语法化的重要依据。其实,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看,“高频使用”原则是一项普适性原则,它不仅适应于解释语法化的机制,同样可用来解释词汇化或词汇形式的历时更替现象。在词汇的历时发展或演进的过程中,高频使用的语符形式在竞争中更具优势,容易被保留下来,使用频率较多的语符形式则处于劣势,更容易被淘汰。

需要说明的是,使用频率是词义竞争结果的外在指示器,是演变的表现而非根源。真正驱动频率分化的,是疾病流行程度、肢体功能对应的文化认知。为了了解“手气”和“手运”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表现,我们通过BCC语料库对二者的使用频率进行了统计,其结果是:在多领域分类下,“手气”共有481

条表运气义的词条；“手运”共有 3 条表运气义的词条，收录条目数量极少。由此可见，“手气”表运气义的用法相较于“手运”占据压倒性的优势。这可能是“手运”被淘汰的根本原因。

“高频使用原则”同样可以用来说明，“手气”发展成为表达[±手头运气顺]义形成机制。如上文所述，从历时角度看，“手气”这个语符曾被用来表达两种意义：一是表达“生理状态义”，即疾病名，二是表达“抽象运气义”，即表示[±手头运气顺]。

在 BCC 语料库中，“手气”在古汉语条目下进行检索，去除重复语料，共有 12 个词条表疾病义。

(30) 手肿痛，或指掌连臂肘腕俱痛，为手气也。(宜蠲汤)(沈金鳌·《医藏·杂病源流犀烛》)

近代汉语分类下进行检索，有 57 个词条表运气义：

(31) 手气十分兴旺，就是此符藏胸人局……(《申报》·1929)

(32) 我的手气不好，待手气好一点，我再给你想法吧。可是赌钱的人，最重迷信。(《申报》·1931)

使用频率巨大差别使得表示[±手头运气顺]意义被广泛接受，而表示疾病名称意义必然会因使用几率过小而显得陌生，自然就被淘汰了。

相反，我们检索到的“脚气”表达“抽象运气义”用例只有两例，而表疾病义的词条数仅在“古代汉语”栏目下就检索到就有 1427 条。这可能就是“脚气”一直作为疾病名使用的原因。

在保证同一语料库，分类相同的前提下，二者语料数目相差悬殊。这说明“手气”与“脚气”在表“对应部位的触觉或生理状态义”时的使用频率是不对称的。通常来说，手部相较于下肢经常暴露在空气中，其气血流通相对较为通畅，且手部皮肤较为薄嫩，空气流通好，较少积聚湿气或闷气。因此手部出现因“气血郁积”而引发的病症的可能性较小。所以在词语应用过程中，“手气”表疾病义的使用频率低。语言本身有趋向简洁和功能多元化的趋势，当原本的生理病症含义逐渐变得不那么相关时，“手气”便更容易发生词义演变，其原本指代的意义逐渐消失，开始承载更广泛的意义。

5. 结语

至此，我们可以将造成“手气”与“脚气”同构异义成因归结如下：

由于汉语中“气”含义的丰富性，为“手/脚气”的多重理解提供了可能性。在认知隐喻的作用下，历史上“手气”和“脚气”都产生过“生理状态义”和“运气义”两重意义。作为表示“生理状态义”的疾病名，“手/脚气”主要出现在医学文献中。就疾病本身而言，“脚气”的疾病流行度和发病率比较高，病情也较重，故医学典籍记载较多，而“手气”的疾病流行度和发病率较低，病情也较轻，医学典籍记载自然较少，这可能是造成作为病名的“脚气”表现为使用频率高被一直使用、作为病名的“手气”使用频率低被逐渐弃用的主要原因。相反，“手”在日常生活中是人们从事各种活动的主要肢体，“脚”的主要功能是行走，人们较少用“脚”来开展事务性活动，所以人们就常把行事过程中出现的“运气”归结于“手”，如无特殊情况，一般不会归结于“脚”。基于肢体功能对应的文化观念，这就导致表示运气义的“手气”使用频率高而被广泛接受，表示运气义的“脚气”使用频率低被逐渐摒弃。

由此可见，历时层面使用频率的差异，是造成“手气”与“脚气”同构异义的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 [2] 张仲景, 何任, 何若苹. 金匱要略[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23: 120.
- [3] 孫思邈. 千金翼方[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22: 412.
- [4] 朱爱松. 《诸病源候论》有关“毒”的病因病机证候学理论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沈阳: 辽宁中医药大学, 2009.

-
- [5] 池孟修. 四肢不适的常见症状术语的规范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09.
 - [6] 李巍. 马丁内功能语言学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南京: 南京大学, 2015.
 - [7] 杜道流. 简明西方语言学史[M].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23: 235.
 - [8] 殷志平. 构造缩略语的方法和原则[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9(2): 73-82.
 - [9] Bybee, J.L.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